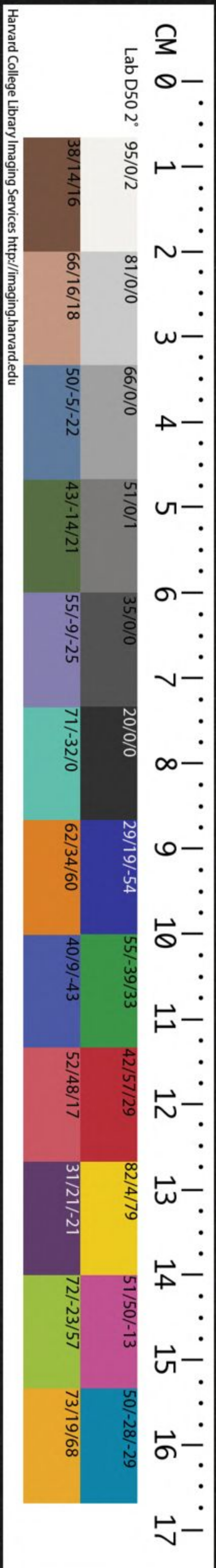


T 4664.7/3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2 1939



皇朝文獻類鈔卷之八

聖學類

經原聖學疏

詩經

切是近且有臣下違言欲開經筵以得原

者遊談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候軍旅事

之日以開講也 聖主中興之所大

古惟嚴之日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

廢者先旨漢之成初推甲書時除奉先廟且校

聖德書論道學之問本亦一日廢學故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八

聖學類

緝熙聖學疏

薛瑄

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

聖學

者雖蒙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候軍旅事平

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為當

聖主中興之時天

步惟艱之日正講論為學為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

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

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羣盜

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



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削僭僞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漠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卽召各臣進講

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講官之職旣修雖 皇上聰明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資於 聖心 聖德日明于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

皇明嘉靖庚申
卷之八
修軍政以簡將帥以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
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
不宜緩焉者也

開經筵疏

楊士奇

伏惟

皇上肇登

寶位繼承

列聖統御萬

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然
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
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

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
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不幸 宣宗

上賓中外哀戚

臣

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

臣聞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於古訓乃有
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爲學之資今 皇上進學養

皇明孝宗皇帝 卷之八
德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
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 先帝之
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
自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譽者
不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卽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擇
也又聞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
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
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 皇上富
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
擇行已端莊立心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

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如或其人舉動
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隨
侍既久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
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
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
右乎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况逢天王之明聖者乎臣請陳之而

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何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者也又曰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者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為而

天下治也今 陛下聖哲天縱德學日新自御極以來屏去珍玩奇寶放遠奸臣邪術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而日勤政務若此不懈可爲堯舜之君故天下皆忻忭踴躍翹首企足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自昔願治之主內得弗深外資弗博鮮有不始勤而終怠前得而後失者臣昔忝陪宮僚伏觀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以窮究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 帝王之全道理欲幾微之辨何自而明知

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 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 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丰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語而已至於千官百職之正邪偏弊何由聞之臣恐 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漸少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

者異時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麾之豈能始終如一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由過慮也伏望 陛下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經筵及早朝只如舊儀可矣若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 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代之而復解詳釋旁引曲諭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天

理人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愚何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為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四書五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 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奇字奧言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 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

皇明身正類金 卷之八
幾閒暇之時旦氣清明之際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務去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 陛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 陛下御文華門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拜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 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

列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

陛下令諸司承旨而

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 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無或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一之論 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內閣

大臣面議可否而批荅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之餘見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

讜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讒佞諂諛者則黜逐之愚蠢
狂直者則容恕之謇訥不能言者令具本赴奏之俾
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目
爲一已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博如堯舜
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爲腐談詢岳達聰
爲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荅謂政事不必與羣
臣面議但如近日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朝以應
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監諸臣調旨批荅謂可以致
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未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
者哉臣恐積年之弊未革而將來之患難測不但如

前所過慮者而已今之積弊不可勝數姑舉其二
若官鮮廉恥之節士多浮華之習教化陵夷刑禁懈
弛俗尚侈靡而財粟滋乏民生困窮而盜賊日繁雖
在平時亦爲可慮若列衛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
無蓄甲兵朽鈍行伍閑空將帥驕惰而不知兵士卒
疲弱而不諳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若此者今尚可
理後必難爲如船之弊漏益大將不可濟如人之疾
病愈重將不可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而臣常爲之
朝思夕慮或至於廢寢忘食者也書曰致治于未亂
保邦于未危伏望 陛下力行堯舜之道而深得

於內博資於外則積弊可以漸革善政可以漸成所謂本立而末自茂綱舉而目自張殆見庶績咸熙萬邦協和一如唐虞之治矣孟子曰人不足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君正而國定矣又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臣雖無大人之德而

陛下志行仁義實可爲堯

舜之君故臣敢陳前說而不敢效小人之爲容悅也伏惟陛下裁擇臣往歲恭覲陛下嗣統承天用賢納諫而臣忝侍從之久義當忠諫遂爲此奏

然以先帝梓宮在殯初政最繁陛下方憂

勞不暇故此奏不敢遽進尋蒙聖恩擢居吏部

非復弼諧論思之職故此奏不敢冒進今念臣當六

旬衰老之餘三年疾病之後精力方憊神志且頹誠

恐一旦病不能起遽先朝露則區區誠敬之心無由

得盡抑恐陛下雖負堯舜之資而羣臣莫陳堯

舜之政徒襲近世弊政而無以成唐虞之治也故敢

以此奏進之伏望陛下恕其冒越之罪矜其忠

信之心俯垂聽納則非徒愚臣一身之幸而已

講學圖治疏

謝鐸

臣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令校勘翻刻以供

睿覽臣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
師春秋下薄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曩
在宋神理二宗雖嘗留意是書卒不能推之政治百
世之下識者未嘗不有望如 陛下今日之舉也

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之中月之望四時之
夏正易所謂泰所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宜若無待
於私憂過計者然而中者易之漸望者弦之漸故聖
人於易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

有無備之戒蓋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有也然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以保此豐泰大有之業於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尋章摘句哉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蓋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知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爲君子而不能行知爲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

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知爲仁爲勇者具見諸經臣愚不敢遠引備述姑卽是書所謂漢唐二代之君其於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亦略可見矣蓋必若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霍光謂之知而苛察之知非知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沮羣議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謂之勇而亢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深信佛法惑於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而昏其知也

玄宗溺意聲色知李林甫之妬賢嫉能而不能去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於恭顯之譖而不能直蕭望之之寃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其治亂安危何如哉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事皆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曰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恥者自如飭官司也而污暴益以甚裕民兵也而罷救益以極減省有制而興作每疲於奔走蠲免有詔而征斂每困於追呼考察非不行而倖門日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撓日衆賞竭府庫之財而有功者未必勸罰窮讞

覆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凡若此者其蠹根弊源將必有在以 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之留意是書者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於彼則不得務於此惑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一或有妨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有碍則善政未必得行是惟 陛下密察此心懼有於無必開拓此心之知力行此心之仁奮發此心之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孚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篤日置左右薰陶啓沃稽之經傳質以是書直

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興行某政而得則曰今豈亦有是乎見其用某人而亡行某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反觀內省長慮却顧兢兢此心罔有內外罔有終始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則前所謂積襲因仍徇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無有難者此豐泰大有之業可保如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此書所載尚何足道哉伏惟

陛下察臣之愚試以今惓惓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

請復經筵疏

曹鼐

臣近聞尚書王恕陳言講學毓德暫止經筵尋又聞司禮太監覃昌傳奉聖旨經筵暫免待八月來

說者臣初聞之既驚且駭蓋以王恕職兼師保寔經

筵侍從官也不宜有此陳請陛下少主正經筵

講學時也不宜有此傳奉將信且疑次日早朝接見

之臣莫不爭相傳誦驚駭以為異事臣備員臺諫職

當言路苟有所見奚容緘默謹撫拾衆論附以鄙見

昧死為陛下陳之竊惟人君愛人之要莫先于

學人君講學之功莫大於勤蓋學則心術開明而於

皇明嘉靖庚申 卷之八
義利公私有定見勤則志意堅確而於躬行實踐有
定守故以成湯之聖每致警於盤銘之辭以武王之
聖恒究心於丹書之戒聖如大舜益之戒猶曰罔遊
于逸罔淫于樂治如成王周公之戒猶曰無淫于觀
于逸于遊于畋是知人君養心之學不容少緩講學
之功豈容不勤也哉歷考前古有天下國家之責者
未有不以學而明以不學而昏亦未有不以勤而興
以逸而廢也洪惟我 高皇帝開創之初首定經
筵之制朝夕講論又妙選海內文學之士教授
皇太子及諸王經史 文皇帝經筵之外又設內

閣學士以備顧問攷究古今刮磨治道

列聖相

承率以經筵爲第一事誠我 國家之令典

列聖之盛事也仰惟

陛下昔在青宮已勤講讀

今承 大寶益務精專侍從之官旣量加祿秩經筵
之官復通賜錙幣仍降德音勉以啓沃寵遇優渥古
所未聞然 陛下好學之勤已出於天性勤學之

功亦不假于勉強自臨御以來朝退之餘卽御文華
旣每日一小講又每旬一大講聞于耳皆典謨訓誥
接于目皆經生學子雖曰講讀一過隨卽拚卷雖曰
接見片時輒復退散能由此持久而不懈怠始終而

不間斷庶幾從容涵泳學日加修優游漸漬德日加進所以涵養君心成就君德以成格心之正學以收作聖之全功者亦未必不基於此也凡爲臣子者仰見 陛下講學之勤莫不交相慶幸咸以

陛下爲英明勇智不世出之聖主也亦莫不傾心拭目以觀作止以驗勤怠凡進言之臣如吏部侍郎楊守陳浙江按察司副使鄭紀鳳陽壽州知州劉槩等又莫不首以此爲勸勉經筵講學此實爲君者之急務爲臣子者進言第一事也頃者翰林院侍講王臣復以時將盛暑深懼 陛下怠心或萌不遵

祖宗之故事獨接近來新例而暫廢經筵講學之功又嘗先事進言荷蒙 陛下俱賜嘉納凡爲臣子

者又莫不爭相慶幸以爲 陛下講學之功可保

其無間不意今日乃有此事則 陛下旬月之間

言行遽相戾如此廢講學于數月失大信于天下使言者不信聞者見疑關係國家其故非細若曰

陛下欲經筵進講而恕惟昧於所保倡爲此說以上之則恕惟不知大臣之道矣萬一窺見 陛下將

有免經筵之心而爲此說以逢迎之則恕之罪惡殆有不可言者豈惟不知大臣之道而已耶昔唐宦官

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吾輩下矣恕不能反其言而導君勤學以勝彼固寵之術則恕之見又宦官之不如也然王恕之奏方進而傳奉之旨遂下今已數日矣周洪謨丘濬劉吉等又經筵之領袖者也皆坐視陛下逸豫而廢講學之功略無一人進言臣不知前日陛下擢任之隆錙幣之賜啓沃之勉不識其果何爲而設也竊經筵侍從之虛名廢經筵勸講之實事其

負 陛下蓋萬萬也借曰時方盛暑臣子苟圖一時之安獨不念 陛下春秋英妙經筵急務講學

一日則有一日之益廢學一日則有一日之損經筵之官講學一日則盡一日之職廢學一日則虛一日之費此臣所以盡言爲 陛下陳之也 臣於篇終

尤竊憂之 陛下初臨 大寶獨攬 乾綱政事

雖漸清明賢才雖漸舉用姦蠹雖漸屏斥當此之時百度尚未盡舉災異尚未盡銷黎庶尚未盡安盜賊尚未盡弭四夷尚未盡服正 陛下講學憂勤圖

治之時也然 陛下前日暫免午朝 臣嘗疾首今

日暫免經筵臣實痛心伏願陛下獨斷宸衷

不惑左右以六月初一日為始仍日御經筵日視午

朝以崇聖學以圖治理仰荅天命之眷顧

祖宗之付託以副進言者之願望以解天下臣民之

疑則陛下好學之誠遷善之美真可以比隆湯

武匹休祖宗垂法子孫傳誦萬世矣

重經筵以養聖德疏

鄭一鵬

臣聞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
王所以作聖者亦惟輔養之有道焉耳是故周公在
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則承弼之有人也
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
體則輔導之有方也口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
積累之有漸也故成王用能嗣守文武大訓以篤周
祜其輔養君德有此具也恭惟皇帝陛下春秋
鼎盛睿知夙成日御經筵緝熙典學此大有為之
基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八
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

所謂加意者無他惟在以周成王爲法而已臣待罪

諫垣思效涓埃莫補崇深夙夜思惟謹以切于

筵者三事條陳于左伏惟 聖明裁察幸甚緣係

重 經筵以養 聖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一講讀之官莫難於得賢古之人君急於得賢

也咨詢岳牧明揚側陋乃至假夢卜以求之矧近者

乎竊見南京吏部尚書今起復羅欽順國子監祭酒

今養病魯鐸翰林院修撰今謫官呂柟道德深純經

學蘊藉皆負海內重望或累薦而未起或遷謫而未

還士類莫不惜之乞 勅吏部亟加起用俾以舊銜

日侍 經幃使得盡其論思啓沃之忠其有巧言令

色便僻側媚者願 陛下速斥而遠之無得爲善

類之蠹則左右前後莫非正人書所謂小大之臣咸

懷忠良以旦夕承弼厥辟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

功莫先於論辯臣聞 太祖時宋濂等講經義從

容 賜坐咨及時事 太宗時楊士奇等日造

宸前承 顧問漏下十數刻始退 孝宗御 經

筵每有疑難曲加延訪吏部尚書王恕至於

聖躬過勞爲言今 經筵講讀數行儼然而退情意

略不相接而望輔養之益不亦難哉乞於進講之際
聖心有所疑者無恥下問或 宮中所看書史

聖意有未透徹處卽 賜延訪夫治亂存亡備在史

書爲萬世人君鑒戒今講官講治不講亂講存不講

亡人主何所做省乞 命講官臨文講誦無有隱諱

如漢文帝以崇儉守法聽言寬征而治成哀帝以溺

酒色棄忠賢近便佞任外戚而亡光武以崇儒納諫

而興桓靈以錮善類親小人而替隋煬帝以任刑罰

拒忠諫興土木窮征伐而滅唐太宗以任德教納忠

諫息營建寬征徭而盛玄宗初年任姚崇宋璟張九

齡韓休則治末年任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大要於一

代之中某君如何而治某君如何而亂一君之中某

事如何致治某事如何致亂下至閭閻艱難生民疾

苦務令詳究敷陳使治亂存亡之迹常觸于目做于

心自然知所鑒戒中庸所謂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者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功莫貴于有

恒切見 孝宗皇帝御 經筵至十二月方纔傳

免近年率以十月傳免夫天理人欲不容竝立日與

聖賢相對則道心常存而鑒戒企慕之念自生日與

賢士相親則敬心常存而規誨弼直之語時聞卽此

心而克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合德 祖宗

矣今天時尚未甚寒伏願不必傳免或別於 便殿

溫和去處令講官日逐進講既得以調攝 聖躬

又得以輔養 聖德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好

學樂善崇儒重道之意出於天性非徒循故事崇虛

文而已大學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之謂也

乞崇聖學以隆聖治疏 張居正

竊惟自古帝王雖具神聖之資尤必以務學為急我

祖宗列聖加意典學 經筵日講具有成憲用能恢

弘治理坐致昇平仰惟 皇上睿哲天成 英明

神授自昔毓德春宮令聞已彰於四海茲者 光膺

大寶 臨朝聽政動容出辭無一不中於禮節用人

行政無一不當乎人心中外臣工歡欣仰戴皆以

皇上為不世出之主若從此再加學問之功以講求

義理開廣聰明則太平之業可計日而待也 臣等謬

以菲陋職叨輔弼伏思培養 君德開導 聖學乃

皇明嘉靖朝類錄 卷之八
當今第一要務 臣又親受 先帝顧託追惟 憑

几之言亦倦倦以講學親賢為囑用敢冒昧上 請

今一應 大典禮俱已次第修舉時值秋涼簡編可

近伏聖 皇上思 先帝付託之重勤始終典

學之功乘此清秋將講讀令典亟賜舉行以慰天下

臣民之望 臣等又查得弘治十八年該大學士劉健

等以 孝宗皇帝山陵甫畢題請先行日講至次

年二月始開經筵奉 武宗皇帝聖旨依擬行今

先帝梓宮在殯服色不便比及 山陵事竣時已迫

冬殿庭高曠亦難臨御合無照弘治十八年例 勅

下禮部於八月中旬擇日請 皇上於文華殿先

行日講容 臣等參酌 累朝事宜定擬簡便儀注及

講讀人員恭請 聖裁其 經筵會講俟明年春

首舉行庶 聖德日益 聖治日隆而 臣等犬

馬圖報之忱亦可少効於萬一矣 臣等不勝倦倦顙

聖之至

隆慶六年八月初八日

法祖類

率舊章以光新政疏

江良貴

切惟人君之道法祖爲先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言人君能遵先王之舊章成憲則事可以免過而無愆矣仰惟

皇上卽位以來拳拳以法

祖爲心新例盡革務

復舊規卽詩書遵舊章成憲之意也天下臣民方切仰賴夫何近日以來事非舊制者亦或有之本月初九日該河南道試監察御史秦武侍班接出都察院原送司禮監印信揭帖一本面貼浮紙一片寫司禮

監 奏知緣由奉有 聖旨吳守善等免提問着

司禮監奏請發落欽此當即送刑科執稱原無揭帖

旨意不肯收受送雲南道呈繳臣除將揭帖具呈本

院奏繳外切以 旨意批於題本奏本舊制也於

司禮監揭帖非舊制也奏本題本送該科抄出舊制

也揭帖徑送該道非舊制也事出異常人皆駭愕以

為 皇上為一內豎輒更舊制而曲全之殆與

即位之初拳拳復舊之心有間矣且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王者之所以風動四方奔走天下者言也言一

出堅金石信四時有不可得而易者矣所以為王者

之言也若朝發而夕改前是而後非踐言君子且不

為而謂王者為之乎且以吳守善等論之一姦邪小

豎耳夤緣收放錢糧又不奉公守法恣意侵剋蠹國

害人既該同事人員舉發已經節奉 欽依提問却

又撫拾虛詞誤惑 聖聽今日奉 旨提問明日

奉 旨免提諸司何以信從法度何以執守夫提問

者至公之法免提者幹旋之私 陛下何惜數有

罪內豎反更 明旨而廢此公法哉乞念 宮中府

中均為一體前 旨後 旨莫使異同仍 勅司禮

監將吳守善等早送法司問理更乞今後止是奏題

本應批 旨悉付該科該科抄出其揭帖之類不該
奉 旨者萬無輕批徑發 明旨既出斷在必行不
復更易則公道明而姦弊息舊規復而新政光矣

嘉靖元年三月

慎守祖宗家法疏

石珪

臣伏覩 御劄及傳諭欲於 世廟告成奉安

神主之後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親詣 廟所謂

臣已同費宏楊一清賈詠等據禮正對未奉 明旨

今早司禮監官復傳 聖意欲令禮部卽具儀注

臣仰窺 聖孝惟欲速從 母后之令耳但從

令固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 臣愚不敢默然以誤

君父於過舉也 臣惟 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之

後未有無故復出者又 太廟尊嚴上同於

天子對越 神靈之所非時享祫祭雖

天子亦未有輕易輒入者而况於后妃乎其曰后妃廟見卽今之奉先殿是也 聖祖神孫累經參酌行之百五十餘年 列聖相承已爲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議及豈至於今日得遽爲變更之說哉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我 祖宗天生神聖明物察倫創始詒謀以垂永久萬世 聖子神孫之大範也 有所舉動遵而行之若爲圓者之有規爲方者之有矩擬之議之毫釐不爽則今日家法卽 祖宗當時之家法今日治功卽 祖宗當時之治功夫何

間然之有釋此不務而顧聽紛紛之言曰 國初之禮有未備今日之 廟有不同任意徇情一切自用彼容悅幸臣豈有愛 君之實哉 陛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雖曰有所撰作不謀而合然聖不自聖尤且法 祖宗之道况一代開創之 興主多少運思多少歷事以立後世之法恐亦有未易以度越者哉臣愚以爲 祖宗之法不可輕變者如此抑臣聞之乾剛坤柔陰陽分定各止其所不相侵越是故古之人男治外女治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曰正宮闈以正 朝廷又曰正家而天下定其所以慎

皇明嘉靖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其防者如此漢唐之季世事不師古陰盛抗陽女禍
時作夷狄侵擾羣小得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以

陛下乾剛中正之資爲 天地百神生民之主豈

宜輕變 祖宗之法致使 太后無故輒由正

門出入輒入 太廟街門來往坤類行乾之事陰

乃冒陽之位其幾旣見不容但已異時縱無後患然

亦豈可不加之慮哉 臣樸鄙之臣輔導無狀固不足

言誠恐上爲 聖德之慮有非小小以故不敢阿

諛苟容狐疑觀聽以成 君父之過以負 天

地之恩也伏望 聖明思乾坤陰陽之義畏

祖宗創建之法謹天下萬世之防務抑其情以合於

道所有 謁廟儀注速賜停止以成 大孝之德

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正法守申令式疏

洪異

臣聞繼世而治天下不修

祖宗之法治不可得

而致也欲修

祖宗之法不任賢智之士法不可

得而修也治以法致法以人立天下其果無人乎顧

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得其人矣守其法矣如此而不

祖宗其治者臣未之聞也洪惟

太祖高皇帝撫有

天下稽古定制斟酌損益通變宜民旰食宵衣垂三

十載仁心美意洋溢於善政善教之中真若精金美

玉行諸萬世而無弊者也

聖子神孫期於世守

以永億萬年無疆之休夫何中被羣姦扇亂更變不

常陵夷而致正德末年壞亂極矣幸而 祖宗功

德之在人心者未艾是以天命有歸肆命 陛下

龍飛 藩邸出繼 離明即位一 詔汎掃奸弊之

流恢復 祖宗之舊規模大備昭然如觀青天如

循大道天下臣民歡忻鼓舞皆謂 陛下將大有

為而太平之治可以指日而待矣即位以來昧爽視

朝孳孳圖治而又選用老成人望布列庶位三公九

卿率多 先朝耆舊練達方正之臣然而及今三年

民困未甦流亡未復災異未息刑罰未清士論未明

國是未定盜賊滋熾風俗日偷夫以宜治而久不治

者何也 臣愚以為 祖宗之法未修也 祖宗

立法之意未明也夫自正統以來國步多艱姦臣誤

國舊章成憲率意變更樹黨招權巧立名第

祖宗之法非不昭然在也得其名者已非其實有其

職者或無其權妄增濫設愈變愈多加以 累朝補

偏裒弊之政屢有轉移急功新進之徒只謀近利條

格冗雜事例繁多欲便已私隨意援引一有論駁則

曰此 先朝之制也此某人 奏准之例也以之而

惑 聖聰以之而排眾議 陛下將伊誰適從

乎方今天下之事 臣未暇悉舉姑以其大者言之

皇明嘉靖錄 卷之八
二十九
陛下今日之法果皆 祖宗之舊已乎昔年弊政
果皆盡去已乎職任之外別置所司傳奉之徒尚未
盡去官爵之未修也子粒莊田與民爭利無名之費
倍於正供賦役之未修也下多僭上卑得踰尊一食
百金一費巨萬風俗之未修也軍士驕縱尺籍罔憑
鼠耗狗偷食儲之絕軍政之未修也水行陸挽動費
千夫過關折乾巧於需索驛傳之未修也條例浩繁
訖無定主生死出入維所愛憎刑名之未修也倖臣
第宅僭擬王者名山大地半入緇流建置之未修也
凡若此者皆天下之所扼腕歎息而莫之柰何也

陛下亦嘗考諸

太祖

太宗之時曾有是乎

今之二三大臣雖皆在位然但使之循常供職例以
奉 命爲賢此殆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者也雖有
才美亦將無以自見况其年皆六十有奇西山景暮
來日將無幾矣 陛下春秋鼎盛政務倥偬治效
未臻老成將盡 朝無人馬誰與共理可不及此而
爲先事之圖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言修政當及時也且我 朝自洪武以來百五
十年矣 國祚中微 陛下入承大統實爲
中興再造之主正當及時追復舊章修明

太祖 太宗之業以新天下耳目以一天下心志而顧可以無事自委乎當此可爲而不爲此臣所以鬱結而長歎也伏願 陛下不以微臣之言爲不可行而以 祖宗之法爲必可復遴選三公九卿之中有賢良方正識達治體者特加 眷注使之披瀝肝膽各盡所見備將今日內外官制職掌倉儲錢糧賦役風俗禮制軍政驛傳刑名造作之類逐一議擬何者爲 祖宗之法何者非 祖宗之法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何者行於今而不戾於古何者宜於古而不宜於今繁則刪之冗則去之害則除之善則復之務

求於理而致於道毋避忌諱毋沮權豪毋以先朝之所嘗行者爲拘毋以耳目之所習聞者爲是隨條論列纂成 中興令典進呈 陛下揭諸廊廡日賜睿覽校正每遇 經筵之日復與諸臣面訂可否務求至當永爲不易之規頒行中外使各臣工循此而行若有法外生事必罪無赦如此則天下之政出於一而凡姦巧之徒無由而得紊亂 聖聰 陛下於萬幾應答亦將自有一定之見而非姦巧之徒所能惑矣上下一心君臣同德 太祖 太宗之治寧不復見於 今日乎詩曰不愆不忘率

皇明英宗正統
卷之八

由舊章願

陛下留意焉干冒
天威不勝戰

慄悚懼之至

嘉靖二年三月十八日

陳聖制以禪至治疏

霍韜

竊見魏相在漢屢陳先朝故事以禪時政宣帝悉舉
行焉漢治興隆蓋嗣世賢君恒法式

祖宗而輔

世大臣恒率由舊章惟姦臣暗君乃陰壞成憲且凡
創業之君其自立甚艱故爲慮甚遠其洞察物情甚
熟故立法甚精惟其立法甚精故律下甚嚴惟其律
下甚嚴故臣下多不便故雖不敢顯毀舊典而陰壞
暗廢日消月磨

祖宗綱紀遂蕩焉無存不幸姦

臣淺智用事當權遂敢肆恣無忌號於人曰

祖宗之法乃草昧之初權宜之制也非治平之時所

宜用也此言出而天下惑矣真謂 祖宗誠不足
法矣故凡暗廢 祖宗之法者皆亂臣賊子之流
也且漢高帝御戎馬定天下凡五年在位十二年謂
庶事草創猶可言也自今觀之漢之嗣君規模器局
卒莫有過高帝者則漢人輕議祖宗者罪已不可赦
矣矧我 太祖皇帝以二十餘年勤勞乃定天下
以三十年 御極乃定治體凡立法度俱精思累年
所以爲天下萬世慮者至周備矣惟宣德正統以後
遂漸廢壞循至邇年則 太祖之法所存者蓋無
幾矣夫不復 太祖之法而可以致隆平者臣未

之聞也故今有言 太祖之法難行者非愚則姦
其遷延退托不肯奉行者卽不忠之首也
陛下欲知羣臣忠邪默察此足以定之矣
太祖舊章臣未得悉陳謹錄一二切于時政者及近
年行令有合 太祖者爲例以 獻伏望 勅下
該部次第舉行仍查臣所未舉者以漸修復卽圖治
致理之大端也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五日

勤聖學疏

王好問

臣惟聖王之致治莫先于法祖明主之進德必本於
 務學蓋講學以進德則道日明法祖以善治則業益
 光自古帝王之盛恒必由之洪惟我 祖宗列聖
 崇儒重道克勤聖學迨我 世宗皇帝體乾德之
 剛健則敷宗之恭默敬一之箴四箴之註皆本於聖
 學之不倦成聖德之光明也我 皇上自臨御以
 來日勤朝講躬親萬幾而用賢納諫之意恒若不及
 此非帝王之遠躅 祖宗之家法乎道統之傳有
 歸而治統之緒克紹矣熙洽昌明之會不在是乎近

見司禮監傳奉

聖旨經筵日講一時俱輟又該

輔臣查據

先朝停講舊期具疏上請隨奉

德音但以有

旨諭之

臣等竊謂

祖宗之制罷

講多於歲暮今傳奉之

旨既屬非時輔臣之請又

弗俞允豈

陛下以願養

聖躬爲重以講求

治道爲輕耶又以嚴凝之氣當避厲精之志當息耶陛下誠未之思耳蓋首出庶物之始正自強不息之時治心窮理之學誠養壽頤神之要故天機動則嗜慾自消禮義熟則寒暑皆適昔宋祖於雪夜而咨詢國事仁宗以暑月而視學禁中彼二主者豈不知寒

暑之切身乎求治之心急故暇逸之情緩是以致治之美能啓當代文明之運而養天下和平之福古今稱盛焉今陛下天縱之資非有宋英君可匹

臣

等引翼之志亦惟古帝王是期夫望道未見文王之所以緝聖敬也而成命集焉日就月將成王之所以求顯德也而明命保焉陛下以緝熙之學而成

聖德純一之美

臣

等以將順之忠而舉明主三代之

隆俾天命日固人心益結誠

宗社無疆之休也

而容可以言勞乎若謂嚴凝之氣不可以干則尚衣可益也因思閭閻之民輸庸租者或無衣乎圓爐可

試也遂思成役之士披霜露者或無食乎凡睿思所至卽詢之講讀之臣而求夫康濟之術此亦

聖學之大端太平之開先也設或風雪之候偶一免之是 陛下之輟講者有因也而非願息也至於

歲暮燕息朝講暫輟又思及終歲所爲其進德而廣業者果視之 祖宗之制不悖帝王之道不違焉

則 聖衷無歉洋洋乎與造物游美其美又何如耶使一因時寒而深居 大內俾 堂陛遠隔上德

下情鬱而不宣非_臣等所望於 陛下也况今北虜跳梁在東則畿甸殘傷在西則州郡攻陷在北則

將領掩殺視若無人深思長慮可爲痛惻而兵將一

無怙恃所賴

社稷神靈

陛下睿哲足以弭

變保邦而身致太平之盛也使復安常居逸而忘勤

勵精明之思

_臣

恐人心解體而天下之大計失矣夫

主憂則臣辱今四郊多壘爲

陛下宵衣旰食之

際

_臣

等之蒙耻亦甚矣故敢披瀝忠赤不避斧鉞効

一得之愚也伏望

皇上虛懷採納

經筵日講

仍照

祖宗舊制於十二月暫輟由此而引伸觸

類凡軍國機務罔不一一留神究其源委而執其要

樞如文王之望道未見成王之學有緝熙

祖宗

先帝之典學敬一則 聖德日新 聖治日洽
太平有道之長卽此其兆端矣干冒 天嚴臣不
勝戰慄隕越之至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九

儲貳類

急皇儲疏

李東陽

臣等備員輔導叨任三孤或膺受顧 命或荷蒙
簡任寮官竊祿積有歲時徒抱朴忠略無寸補深慮
過計寢食靡寧近日以來恭遇 陛下洞啓

聖心勵精新政大姦已去羣弊漸消孝理方隆仁恩
廣布天下之人欣欣相告皆以爲太平之治可指日
而致也但事有關於 國家 社稷至重至大者臣
等若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則是緘默容身因循誤

國生無以報

陛下知人之鑒死無以見

先帝在天之靈所謂顧命者為虛名而輔導者皆餘事也臣等竊惟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之所

付託生民之所仰賴昔

太祖高皇帝櫛風沐雨

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

也 成祖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

年而後成何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

怠荒以致今日

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早嗣

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祚

聖慮所

及亦何其深且遠也四五年間

陛下春秋鼎盛

而 儲嗣未聞中外臣民傾耳拭目以俟前星之耀

此臣等所以憂懼也伏望

陛下念上天付託之

隆思

祖宗授受之重體生民仰賴之切每於

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遊豫

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不能侵百邪不敢

近

皇儲早立

寶祚延長可以隆我

國家萬

年之業矣

早定宗社大計以絕窺覷疏

羅玘

臣於去年四月具本差義男羅秀賚奉內開向者賊
瑾謀逐榮王當時顧命大臣不能死助

陛下諍

留榮王致使

陛下肘腋之間無一血屬之親足

以召亂彰彰有前驗也故舉宋司馬光婁寅亮之故
事以瀆

天聽兼備責諸臣蕩無廉恥阿附賊瑾

之狀而又發其後日乘時觀望不忠之謀冀以感動
宸衷卽賜施行以慰海宇臣民之望以消姦雄睥睨
之心然後螽斯衍慶麟趾肇祥禮遣歸藩爰正主鬯
臣雖譴死固其分也是後寂然不聞示諭臣料必是

後宮儲祥將次彌月臣之私喜旦夕望之及今踰年
更無影響徒聞大盜並興遍布天下連數十城所過
如洗運河兩岸焚劫殆空前日縛殺方面明日射死
將官近於楊村剖剝叅將王景夫楊村去京城幾何
而眼空如此臣謂國本不定姦雄睥睨今何如哉
前月二十三日湖廣陽邏地面傳來流賊執殺右副
都御史馬炳然臣初疑似之間以爲副都御史九卿
之貳也且非受命征勦之官不過遇之而已而輒
殺之則九卿之長遇之亦必殺也九卿之長敢殺之
則公侯駙馬遇之亦必殺也是尚知有朝廷威令

哉而朝廷左右尚爲有人乎而臣亦備員九卿之貳
亦在賊必殺之中誓當不與此賊俱生臣死賊
死臣生也亦痛夫國本之未定而睥睨之萌漸不
可遏以至此也然尚斷然不信傳來之言忽於今月
十三日申時迎接炳然之吏王廷昌回報云親斂炳
然之屍面劈一刀而去其鼻身中兩箭而傷其肋臣
卽跌仆在地口鼻流血昏暈沉冥如同氣絕臣知不
久不以妻子自隨止憑一二小童扶摩灌飲至曉略
蘇目今便血如流肋骨已解氣息奄奄死在旦夕尚
恐賊窮生計魚游釜中火燃未沸且喘息須臾之命

百般搜索或至擁如盆子者一二人馬馳騫中原誘聚不逞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諸將狐疑益見逗遛事機一變成敗分焉自是一二大臣雖欲假竊包荒養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十年前恐未可也而陛下尚欲與數十年近習爲講武之舉寧有暇哉臣敢於未死之前披瀝肝膽再申前請伏望陛下幹乾轉坤少垂睿覽立召皇親公侯駙馬伯府部院寺大臣翰林院科道多官考司馬光范鎮韓琦文彥博呂誨包拯趙抃諸臣之議棄短取長酌古準今藏鋒歛鍔隨事據理假代九廟之勤渠

兼託兩宮之奉侍體祖宗之意而不懸定順昭穆之序而無卽真尊候椒房之芳快覩前星之耀納衆庶於不識不知之天褫姦雄於如雷如霆之下則臣誅死如生之年亦甚樂也臣不勝憤激屏營之至

請冊立東宮疏

張居正

臣聞太子者國之大本君之儲貳自昔聖帝明王莫不早建元良預定儲位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

臣昔侍藩邸竊聞皇子聰明岐嶷睿質夙

成我皇上茂膺天眷篤生聖子中外人

心咸切仰戴去歲皇上登極之初禮官卽疏請

冊立伏奉聖諭以皇子年尚幼先賜名而後

冊立臣有以見皇上慎重大禮之意但人心屬

望已久大計亦宜早定查得我祖宗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爲皇太子時尚未周歲也今 皇子年已六歲比之 孝廟年適相符較之 英 武兩朝則已過其期矣伏望 皇上率由 祖宗之舊章深惟 社稷之長計以今首春吉旦 勅下禮官早正 儲宮之位以定 國本以慰羣情至于出閣講學及一應朝賀等禮稍俟數年 皇子睿體充實然後舉行亦未爲遲 臣愚昧荷皇上恩遇列在輔臣之末事關 宗社不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慈俯允施行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東宮聖學疏

霍韜

臣等伏蒙 聖恩擢補 東宮官僚 恩命下臨無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 聖上獨擢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 臣等所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說文辭圖以涵養 睿資預培 聖功之基惟曰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化習與性成而已矣 臣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箴誠日陳於前於以維持身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朝夕飫聞善言日進則德日崇謗言日

間則過日寡帝王樂求謗言何也圖以優進聖域也
臣等竊取古意繪爲 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爲一

冊獻上 東宮殿下其一曰文王世子問安次曰文

王世子視膳願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次三曰

文王世子齒讓願 皇太子默契古聖王謙德也

次四曰漢儒桓榮授經見東漢存古風去隆代未遠

也次五曰神堯茅茨土階願 皇太子知我

祖宗皇帝聖德上符神堯也次六曰大禹菲飲食惡

衣服願 皇太子敦儉重祀也次七曰大禹卑宮

室力溝洫願 皇太子知聖王嗇身勤民也次八

曰周王稼穡艱難願 皇太子默契帝王傳授心

法也帝王知稼穡艱難乃知小民之依不恣逸欲所

以祈天永命也次九曰周室后妃蠶織願 皇太

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得

不敢侈也次十曰宮中隙地種蔬願 皇太子知

我 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也萬世太平之丕基也

十一曰西苑耕稼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恤

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也十二曰西苑蠶桑

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家法卽成周家法也

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王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學諄切莫盛於高宗傳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伏願 皇上少垂 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少裨 東宮作聖之資 勅下內侍謹厚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進 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得意契悟自深愈於講說之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盛節亦庶幾言無偽飾欲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謗木者專美於前也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人之服器制度俱未精考神堯大禹高宗文

王傳說及漢明帝桓榮或冕裳或便服惟據聖賢圖象繪寫大略未敢謂肖真也至於字畫惟儒士勞良相陳鈿按書冊謄錄雖有差訛不敢洗補臣等演說誤謬亦由學識膚淺所致臣等謹備陳罪狀伏乞 聖明察臣等感激圖報之愚亮臣等獻芹之悃恕臣等謬誤之故 宥臣等不識忌諱之戮 特賜內侍人員時進 東宮 睿覽達臣等區區微誠臣等不勝戴 恩懼罪屏伏戰慄之至

嘉靖十八年閏七月初二日

早舉東宮朝儀疏

羅洪先

臣聞自古聖王之貽謀也未始不以禮爲防而其禮之行也又皆究微隱以周其慮蓋於辨等差防漸習雖節目至細舉動至暫其關係至大而可久者尤不敢忽蓋所以爲天下萬世而非以自私也臣伏覩

皇天眷佑

前曜揚輝

陛下深惟古典早建儲

宮已嘗下

詔覃恩四方矣旣而慎選宮寮備輔導

以隆法制天下皆知

陛下此舉至公至明所以

定大計而消覬覦爲慮至深且遠也獨於

令節

上 牋之禮稍遲以歲月者意者以

玉體未

充而又持以謙抑耶夫人情之不容已者卽禮之所
由生今天下荷 陛下覆育者已二十年有位者
皆出拔置有知者皆由涵濡而與之生成而又屢被
霑霈之恩正思所以報稱而莫之爲圖者及聞
儲宮之建又二年矣使其徒仰法制之隆而未覩威
儀之盛亦何以一其觀聽作其忠愛而使之不倦哉
臣謂竭股肱之力致保護之誠天下臣民與臣殊責
至於望 清光樂盛美而罄私願者其心則一而已
竊以明年正當天下臣儒朝 覲會試之期而元日
又爲三始之吉欲乞 聖裁卽於是日候 奉天

殿大禮旣成請

皇太子出御

文華殿受朝賀

如儀 臣思是時內自畿甸外達邊鄙上計之吏下及
蠻夷君長雕題左衽之酋凡奉正朔而來王者皆得
舞蹈 庭墀必自慶以爲朝 覲而且得見吾

君之子也儒生學士稱說仁義者莫不矢初服而篤
忠貞必其自慶相與謳歌吾 君之子也是禮雖止
於拜稽而實則可以萃羣情可以塞衆望可以昭大
義不出 宮禁而關四海不逾頃刻而垂萬萬年
無疆之休是豈區區節目舉動而已哉或疑未告
廟而臨臣民與禮不應 臣請暫於 奉先殿行禮或

卽代 告自可通誠蓋推

祖考之愛有甚於子

孫之敬而繁文在所略矣或疑

睿質和粹不宜遠

離阿保臣請擇左右慣習之人委之扈從重裘累茵

周帷複幔戴日而出納陛而行亦自與深宮不異又

况血氣得動盪而益舒智識由習熟而漸廣其於宣

節不無相宜至於出閣講讀自有常期不敢預瀆

此正所謂禮之權也青輅旣乘綵仗斯備凡冠服之

制几案之規旄羽節蓋之華其職掌有常員而藏納

有常處也乞勅所司及時督造仍查內外執事侍

班員缺從公推補務在得人不徒具位至於周廬之

士虎賁之威亦望嚴擇然後任使是不特取其膂力

以壯羽衛實欲審其志意可托干城蓋文物以昭數

而陛盾以飭威斯二者又禮之微者也臣待罪宮寮

職當引古誼以贊助道術今覩典禮未備分不宜默

惟陛下亮其忠察其微隱而早斷之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定東宮朝賀禮制以慰羣情疏

唐順之

臣聞古者豫建太子所以重宗社也太子既立則有臨蒞之位有朝會之儀所以萃人心昭軌度也伏惟陛下聖謨獨運深惟宗社根本之重早正

東宮儲貳之位以繫宇內之心者二載於茲矣曩者儲躬冲幼務存謙益凡遇歲時令節及千秋慶賀令進牋內庭此皆禮出從權時殊有待今皇上迪保睿筭日昌雖龍德尚韜而麟姿益茂至於來歲首春又當天下百官述職多士賓興衣冠咸萃於天都歡欣交通於萬國咸思望元良睿哲岐嶷之

光以思報 陛下曲成範圍之大德者其心寧有窮極哉而 文華受朝之儀缺而未講臣民稽首之敬抑而未伸非所以彰 主器之殊尊答羣心之屬望也 臣愚伏願 陛下俯覽萬物作觀之誠大昭育震重暉之盛特 勅各該衙門凡 東宮朝會一應儀注早為詳訂鸞輿麾仗一應法物早為完繕所貴周慎豐美以飾采章而聳觀聽其 青宮內外侍從禁從一應職屬早為擇補務求忠謹端亮以專羽翼而資保護儀物既修官聯既備及茲正陽履端之辰蒼龍應律之候羣臣請 奉天殿朝賀禮成即

詣 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則離明之照成於

兩階 前星之曜增光紫極而內外官僚之眾四夷朝貢之臣咸於快覩爭觀之餘興起其愛戴趨附之忱各思恪共乃職以對揚 聖天子貽謀燕翼之

休命者必自茲益篤矣 臣愚不勝惓惓祈望之至 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

乞命東宮出閣講學疏

周冕

臣備員言官待罪無補晝夜孜孜求為建論思以仰禪聖政萬一不敢顧忌心至切也但才識凡庸無遠者大者雖有縷縷之誠不足瀆聞臣伏覩嘉靖二十四年春我皇上渙發綸音欲行

皇太子裕王景王冠讀禮內外臣工不勝欣躍

續以禮官不能仰承德意妄有所議是以中止臣

嘗聞漢儒賈誼保傳篇有曰天下之本係於太子太

子之善在於早諭教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

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後世莫不首舉以為定

論蓋古昔王者之教太子也未生則有胎教既生則有保傅襁褓之教及其有識則有禮樂詩書之教如拘以文成之年歲不同是蓋不達時宜之論至於禮節繁多爲言者又書生畏難苟安之故習也豈萬世不易之道哉欽惟 皇太子誕生岐嶷之質得於天成以堯繼堯以舜繼舜似若無待於教也臣切思皇上天縱之聖龍飛 藩邸人倫物理罔不周知尤加意於二帝三王之學遜志時敏無時豫怠矧 皇太子生長 春宮之中隔遠 天顏不得行問安視膳之禮而事親之道誰則陳之不得接士大夫於

左右而臨下之體誰則啓之不得覩稼穡之艱難而所云無逸之言誰則告之不得見閭閻之疾苦而祁寒暑雨之怨咨誰則聞之使不及時爲學禮樂名物何自而知治亂興亡何自而識君子小人何自而辨與其日處于深宮孰若 文華殿之清嚴與其日侍以宦官孰若士大夫之爲師保與其日逸于休養孰若詩書禮樂之爲薰陶此蒙以養正之功在今日所不可一日緩者也且古者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皆入小學以收其放心及其十有五歲皆入大學以養其德性况 皇太子之年有以

過入小學之期而將近入大學之時乎然重

太子所以重

宗廟

社稷也教

太子所

以教天下萬世也早一日之教則天性之明早開一日非獨臣之願也是天下之至願也臣愚伏望

聖明思

祖宗之業

皇太子繼之天下之大

皇太子理之億萬年之統緒

皇太子繫之蚤舉

昭代之儀以隆

聖朝之典博選天下之有道義

多聞孝弟忠良之士旦夕與居使之日陳正道日講正言日行正事其前後左右侍御僕從必選小心端恪之人至於

裕王

景王冠讀禮亦並舉行而所

以爲之擇師儒以輔之者亦必極一時之選如此則聖功可養國本可端本支百世宜君宜王億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是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賜

聖裁臣不勝拳拳懇祈

隕越之至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天恩未報願獻微忠疏

郭希顏

臣退伏畎畝生未報

恩死何瞑目今天下談士皆

稱南倭北虜爲中國憂

臣切以帝王欲安天下有緩

急若孔子所謂不在顛與者是已明內之尤急也

臣

往歲恭讀

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

儲賀

臣度曰立儲難

皇上誠欲立儲君則重臣

有可與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

臣願陳忠之日久

矣以爲說從則兩存俱利

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

位死罪

臣之大懼也乃間歲星變地震繼又

大殿

災皆天垂仁愛之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爲

皇日壽正英金 卷之九
皇上計此迄無一二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思主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罷監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為負國言之雖死為報國臣寧一言報 陛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 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臣觀自古蒙無故之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履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其子今 皇上至愛莫如

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初固何嫌何疑也蓋自言者

倡為

二王面陳嚴嵩之說

臣恐輔臣疑而不自

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諉也由差遠也

二王疑

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祧此可大慮也由最近也

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王初無

他也不必疑於王

諭二王以毋忘恭敬使知嵩終

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夫然後

王心無所惶惑而

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

臣故曰釋疑

而君相相信是為至和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

謂分封

臣聞神龍離淵人易狎之美玉出匱人或伺

之如此乎外防也

二王親則

皇帝之子也

貴則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
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讒隙所由萌昔三代之盛也
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況於親子乎是
故幼而暱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
所以彊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闥臣仰窺聖慈
爲王繾綣但官府不宜久虛山川若已預待王誠
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畫計聖明早
斷及時勅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制於情
似爲兩盡臣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是爲至福之國
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

皇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艱大而
欲子安於無事也不觀之今時何時乎四郊多壘一
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願大聖人萬年垂拱者
誠以南面事權非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
掌而收也若曰儲官臣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
讓聖愛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卽京府獨處
尤宜親就儒賢涵養冲質討論往古得失相切劘於
仁孝之道而一毫外務不得與聞况時事固非高枕
之日而君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
之意已明願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

立似無不可者臣故曰總攬而父子相體是爲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守屏翰彼此永無猜妨官中問省之牋不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至治昭而夷狄自賓至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備而宗社自延此安儲之上計而今日之先急也每嘆古者忠臣不退耕而忘君烈士不避僂以直諫臣嘗得罪輔臣只知天恩莫報輒憤激椎心且先國者不讐其私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忠圖之不早非智是故在庭不言在野不容不

言惟

聖明仰慰

祖宗九天之望深思

聖母一脈之託察臣愚始終爲

王之無他赦草

莽言計自

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刎首爭效

闕下

者哉

嘉靖三十九年正月初四日

慎選東宮官僚疏

呂應祥

臣等恭逢 皇太子冊立該輔臣等官選擬詹事
春坊等員吏部題 請銓注間隨該科道等官先後
論列選擬非人仰蒙 陛下高明洞燭各有處分
或歸原職或令致仕中外懽服今各缺已蒙

聖諭着吏部推補臣等待罪該科無所知識但讀禮
有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又曰選天下端士孝
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
行正道皆正人也以此觀之則今日推補必有孝悌
之行而博聞今古者然後爲有道之士可備禮樂之

輔若漢唐宋以來輔翼非人不足言矣獨嘆服我

先朝 列聖之慎於擇人而未嘗限於所選也又

嘆服我 皇上 勅諭且不備員之見誠超越千

古而與 列聖同一心也 成祖文皇帝問楊

士奇曰汝今兼 東宮何官士奇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忝 東宮官則

成祖文皇帝所倚以輔翼 東宮者胡廣楊士奇二

人而已又聞 仁宗皇帝擇 東宮講讀官尚書

蹇義等以侍郎儀智應 詔蓋以儀智道理明執守

正雖老精神不衰是 仁宗皇帝倚以輔翼

東宮者老臣儀智一人而已及至 宣宗皇帝擇

用宮僚以吳與弼為左春坊左諭德然以上諸臣考

其出身或以歲貢或由學官或自守令或從布衣蓋

期在得孝悌博聞之才以備禮樂之輔然亦不過此

臣耳今 陛下且不備員之勅臣等仰見

陛下之心即 列聖之心也但今宮僚方輔而論

劾紛至豈不以 太子天下之本宮僚輔翼之臣

然與茲選者未盡皆孝悌有道術之士所以效忠于

陛下者不得不犯眾怒一言之耳今 陛下 勅

吏部選補萬一選補之後眾心難服甲可乙否再致

人言臣等竊以 清明之朝師保之選誠爲榮盛之事而致使人心疑惑指摘納賄之跡形於章奏傳布四方有碍觀聽故臣等思得今在京在外九卿總兵等官其職不過一事其治不過一方凡有員缺尚書會同九卿等衙門各官公同推選題 請點用况宮僚太子之輔其關係天下國家之大伏願 陛下勅吏部照會同推選事例集各衙門官公同于 朝會 內閣輔臣將已補各官及各員缺應補之人一究度先之以孝悌次之以博聞有實行顯著者方許疏名上 請點用庶幾合衆論於下遵 聖斷

於上則人心自定人言自息垂之世世以爲選官僚之法真才可得矣再願 陛下 勅會推各官不

可推舉奔競之人蓋奔競者之立心也隨時勢以爲轉移人好利則進以利好名則加以名百計營求以快其欲遂其貪而已少遇利害輒叛而去望其納忠責其死報不可得也今 陛下 聖神文武默

運化成其奔競者固無所容而太子進德之輔尤宜斥去此乃臣一得之愚上塵 聖覽如可採納俯賜施行豈惟臣民之幸實 宗廟無疆之休也臣等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請舉冊立東宮大禮以端國本疏 張鹵

先該禮部尚書高儀等于隆慶元年正月十一日以

冊立 東宮事上 請隨于十二日該 內閣傳奉

聖諭 冊立東宮事年尚幼且 先賜名後行 冊

立事欽此于時臣仰見 聖心謙冲慎重雖于禮

官之 請未卽施行而 明旨昭然業已 允俞一

時中外人心莫不誼傳慶忭已共戴吾 主器之有

屬矣今欽遵前 諭已一經年而 皇子睿齡又

及六歲益聞岐嶷英哲茂異曩時所宜蚤 諭教啓

聰明親正人習正事其機正在于此故周成王之爲

太子也方其尚在襁褓必太公為之太師周公為之太傅召公為之太保伯禽唐叔與之遊詩書禮樂以為習故成王能聖為成周令主况我 祖宗列聖先後建 儲諭教時期如 太祖高皇帝燕翼鴻猷無容復贅若 成祖之立 仁宗也亦惟于即位之二年 仁宗之立 宣宗 英宗之立 憲宗也俱于即位之元年且 英宗受冊立之時其年未及一歲 孝宗受冊立之時其年方及五歲詳稽舊 制中間時期年歲稱是尤多此皆往牒堪憑而 成法莫揜今 皇上自正

位以來視之

祖宗列聖建

儲之期則已遲

皇子千秋之齡視之

祖宗列聖受

冊之年則

已過

皇上雖欲復事為謙而前聖良規

祖宗明憲固可盡違耶又且今當一歲元春萬方在

覲人心屬望于此彌切臣以待罪該科尤關職司伏

望

皇上俯鑒愚忠

特垂

天聽

勅下禮

部再加詳議果

臣所披瀝懇誠言不盡謬容令將

冊立事宜即具儀擇期上

請

欽定舉行則

國

本一定而後祿昌

儲闡預教而

至治永矣

宗社臣民不勝幸甚

宗藩類

酌大義以全藩王賢孝疏

林俊

孝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 聖諭於引錢內支

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仰窺 陛下聖德廣大惇

敘九族之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不為無見然觀鎮

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巽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

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

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迨寧王復奏工部又執奏是申

言決不當與也 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

也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壯公論謂

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禮聰察識事斷不爲此必勝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爲有不可爲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預於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蓋府宮殿蟻蠹而殿下見移東寢萬分驚虞責將誰任修蓋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淮府造墳順昌王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在儒學文廟傾頽問其故謂科派例嚴所司顧忌不修之故此不可已者也各處預備倉

穀數少問其故謂罰贖解部所司無自措置此不可已者也官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未久蓋荆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頽垣朽柱東柱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尚不堪居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大義不可已有司爲割內帑財爲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爲又何必爲此舉哉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階贊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紀湘州之約儉紀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聖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

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又不用琉璃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樸以垂憲卽已矣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承祖考者義不當若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歿之矣改之非孝子歿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爲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况人之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進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尋常文具之間以毀鱗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也臣數侍賢王言論數被賢王禮愛

服深感切私亦當厚顧若無右於賢王臣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先寧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諛今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而不同欲愛德市義完賢名不欲貢諛順旨虧至孝孟軻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之當如此竭忠盡愚事陛下之道當如此寧王所思幡悟必有創於臣言伏望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揜義爲世世頌美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

選輔導以全宗室疏

馬文升

切惟親莫親於

宗室法莫嚴於

祖訓

宗室奉藩循理恪遵

祖訓者

朝廷親親之恩

爲益篤縱欲敗度有違

祖訓者

朝廷黜罰之

典所必加昔周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弟管叔蔡叔監
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言以傾王室故周公
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子恕之鄭莊公弟叔
段因母寵愛莊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鄆縱彼所爲俟
其惡深舉兵伐之如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事干宗
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預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

恕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者也洪
惟我 太祖高皇帝天生聖武祛除胡元奄有中
夏埽一時之陋俗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盛遠符堯
舜有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支繁衍亦非前代之所
能比建封諸王藩屏王室既設內外之官以理其政
復選才識之人以充其任輔導之方可謂至嚴矣所
以各王好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
敗度而被黜罰者罕有自正統年間惟秦晉蜀襄德
吉徽崇府并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缺其餘王府內
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者甚至全

缺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而其他郡王府往來
傳事亦皆遊食凡百出入尤無禁忌雖有藩府其郡
王并將軍有係尊屬或族屬頗疎者雖知所爲非禮
不屑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鎮巡等官懼其誣陷
亦不敢具奏所以窮極人欲蕩踰軌度非禮之爲靡
所不至卒之坐糜廩祿遂成窮迫或動違 祖訓

事干 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之高牆者有
褫削爵秩者有革去祿米者甚至污溷之事又有不
可傳之中外聞之天下者其爲 朝廷之玷大矣向
使輔導之官各得其人早爲諫正藩府親王肯爲戒

諭鎮巡等官預爲具奏又豈有此等事哉夫人君之於宗藩不患其過儉而患其過奢與其懲治於已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保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殆必宦豎擇老成之人以充任使用度有時給之宜以資衣食輔導之官并選國學鄉學師儒之屬以備講讀使之觀聖賢之書以開爲善之路誦 祖宗之訓以啓持正之心若藩王所爲未善長史等官得以從容諫正不聽者密具奏聞郡王所爲未善教授藩王得以因時戒勉不聽者亦密具奏聞若干官闡重事差內官 皇親密切處置不使露泄於外若係外

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 藩王有過專罪輔導郡王有過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防閑自無過舉而又於妾媵之屬選於本府軍校之家不使外侵凡百在外之人禁其非法不道之爲不使內入 藩王郡王一體相成而 國紀 朝綱兩無所拂保全宗室莫過於此

條議宗藩至切事宜疏

何起鳴

臣等切惟當今 國家當二大事所宜及時講求者
外之邊防內之 宗藩是也邊防近蒙 聖明軫

念已經會官集議見今各邊整頓漸有次第惟是

宗藩二百年來蝨斯麟趾絲行繁盛邸祿歲增民財

日詘比之邊防尤爲難處近按 玉牒實在之數親

郡王將軍中尉及未名未封與庶人等項共二萬八

千四百九十一位郡縣主君儀賓不與焉其視 國

初分封之數不止萬倍總計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

萬石較之漕運四百萬石之入又不啻倍之 國初

以十稅一今則十而稅二三猶未止也夫根本茂盛則枝葉蕃滋臣慮再越十年又不直前數矣以故宗室則衣食不充嗷嗷控訴有司則艱於處給莫可支持賈誼所謂失今不治終成痼疾誠可憂矣恭惟世宗皇帝周覽遐思爰命禮官集議定爲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各藩永爲彝典無容議矣但中間條例未盡遵行臣等職掌所關妄陳曾臆列爲九事仰塵天聽惟聖明留意焉一臣謹按

洪武八年初定諸王宗人祿米每歲親王五萬石郡王六千石二十八年太祖謂戶部尚書郁新

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每歲祿米五萬石今

天下官吏軍士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今稍節減以資之用議更定親王歲祿萬石郡王三千石夫

洪武八年至二十八年封建未踰時也卽憂乏用斟酌節減如此聖祖不爲萬世計耶查得議處改

折郡王以下裒多益寡尚有定論惟是親王歲

祿參差不一夫親王爲朝廷屏翰歲輸隆重良不爲過但親王一體祿次懸殊而本折有重輕地

方有貧富尤非所以遵祖訓而一衆心也合無

降諭親王使知朝廷經費之難同宗貧窘之極

慕義願減原額之數或願改折若干或願每歲輸祿若干以補本府宗室不足之數各令具奏朝廷降勅褒異樹坊示勸儆數月之後一無奏聞者該部通計斟酌節減務令均齊合一恭聽宸斷處分亦不爲過一各王府生息日繁同處一城不惟地產有限天祿不贍其養抑且居處沓雜小民恒失其生及今不處後愈難容查得分封地方山西湖廣各十處河南七處陝西四處江西山東各三處四川廣西各一處蓋宗室數少則常祿可霑易與爲善數多則黨衆祿窘亦易爲非此韓代周府所以

日益多事往往越關奏擾甚至凌詈官長白晝劫奪甘爲遁逃淵藪而莫之禁也是豈無其故哉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凡係宗室衆多不能並處一城者分封鄰省及附近州縣或舊有王府故絕去處其府地規制各照爵遞減使爲可繼夫散處以治其生亦得宗子維城之義似不必過爲拘泥者一先年郡王有犯罪革爵者嗣後弟姪遠孫至多夤緣冒襲乃又并其子女同進封者糜費國力莫此爲甚條例查革信不刊之典矣何頒行又踰四年不聞一疏奏報豈以天下郡王一承繼王爵無冒襲者乎臣

不暇悉數卽如 晉府交城王表袖以輔國將軍應
否得襲榮端王表杙之爵又加弟輔國將軍 郡王
繼絕 祖訓果有其文耶舉一交城而諸如此者
尚多也請乞 勅下禮部通行 王府去處撫按官
轉行長史等官具啓 親王及管理等爵查係已前
犯罪革爵及故絕 郡王弟姪遠孫曾經冒襲者作
速具 奏冒襲本爵自能首者仍許襲爵終身其子
以鎮國將軍管理府事餘爵悉從改正通查具奏到
日該部該科覈實施行毋得再爲文具徇情容隱
一 宗室新封一位則祿米新增一分年復一年無

所底止及今不處則病國病民病宗室無一可者臣
見該部題覆各 宗祿米行文各布政司止云於附
近倉庫按季撥給不知作何坐派處分以故賦日多
斂日急而民亦莫知其所以然矣合無 勅下禮部
通行 王府布政司備查以前本處祿糧若干作何
撥給或於額糧內增加或於額糧外區處有無完欠
各查明造冊具 奏此後凡遇 冊封郡王將軍中
尉等爵應給祿米若干作何處分派撥俱年終類奏
查考至於缺少去處各該撫按官遵照近日 詔事
督率所屬查催完納此外亦宜善爲區處毋只靠損

貧民如山東泰山湖廣太和香錢之類積剩者皆可
補湊是在有地方責者一加之意耳 一 國家
覃恩宗室全在名封婚禮不失其時今據 玉牒所
開將軍而下未名者八千八百位有奇未封者五千
二百位有奇至使 恩禮過期宗人怨憤殊非事體
臣見該部題覆可謂疏通而寢閣若此何也蓋議覆
雖由該部而 奏請遲速應否合格實在 親王與
另城郡王也訪得各處 宗室初生奏報及 請名
請封選婚必有同宗司府保結然後具 奏關節重
於錢神移文耽於歲月是故名封未得而祿領已爲

借債之券矣 臣愚以爲此必轉導嚴 欽限凡宗子
初生該府覈實限一年以裏奏報名封婚禮俱不許
過限如無違礙而奏 請過二年之上者年終類筭
凡十位長史教授罰俸二十位以上者長史教授輕
則任俸重則議斥其長史六年無過賢勞茂著許一
體陞用給與 誥命服色自本年六月以前各 王
府奏到名封婚禮有礙覆題者該部備開違錯失格
及保勘不到緣由通行巡按御史轉行各王府長史
教授等官限文到一月以裏作速回 奏以憑題覆
施行如再刁蹬故違稽錯該部悉遵 詔旨嚴行查

究治罪

一

郡王故絕府地屯廠暫歸

親王

掌管待有新封轉給此定例也近又著之條例甚明何迄今未見一第一椽奏歸 朝廷者豈 親王規此微利為乾沒計耶抑有司者奉行之未至也即臣所知如 南陵王故絕遺下府第莊田金銀財物不止數十萬計若非御史趙岩目擊將軍勤焞等有詞幾何不為田潤王語等所影射耶觀之一府餘可類推乞 勅該部一面再行撫按官將 南陵王遺下府第莊田等項查追實數作速具 奏一面通行各處撫按備查凡係故絕 郡王及削除 親王處所

逐一查明從實具 奏其報到之數該部登記簿籍付所掌管候本處有新封者照數撥給以充祿糧不必更屬該府以滋隱沒 一條例開載改正工樂蓋有見於花生瞋育之弊最為瀆亂 天潢所當首革 臣等訪得各 王府間有一二裁損而其占恡者尚多即有議革寅緣復業 朝廷法紀寢格不行近如 遼府收樂工張紹之女生子川兒朦朧 請名希圖承襲若非該省御史相繼糾察不幾於冒亂宗統乎 親王如此郡王而下從何究詰此樂工所當盡革而收買子女之禁尤當嚴也合無 勅下該

皇明嘉靖庚子 卷之九
部通行各 王府及各該巡按御史原設立富樂院
盡數變賣入官樂工編籍當差樂婦從良改嫁通限
一月以裏將改正過數目要見變賣過房屋若干編
配過男婦若干造冊具 奏敢有仍前占恡者重行
叅奏先將該府輔導官提問凡 王府收買子女果
係缺人使用照例具 奏限以名數收買一次不許
在於境內境外擅自收取以恣淫穢違者許其所在
官司申達巡按御史將輔導等官并差遣人等叅奏
治罪 一 親王而下至中尉自王妃以至安人
鄉君身後皆有 御祭蓋 朝廷親親厚終盛典也

臣頃奉使見一二處 御祭有司供辦祭器豐儉不
一在 王府則欲極豐在有司則欲儉在 遣祭官
則於豐儉之間稍為裁酌故有一祭費數百金者有
一祭費十金者處處不同歲歲不定其間不良有司
未免因緣為奸本以敦族適以病民 臣查得 會典
所載止見牛犢羊豕其餘祭品止云轉屬買辦豐儉
未有定數合無 勅下該部酌議凡遇各 王府應
行祭禮照依爵位定差等移文該衙門通將合用品
物備細開寫各照彼處時估動支官銀買辦不許額
外多增一物貽累小民各 王府亦不許希圖折乾

襲瀆 盛典庶典禮歸一人易遵守 一 王府

承奉司止許理一應雜事有事呈長史司并護衛指

揮司發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備載 祖訓可

考近訪得各 王府內使等官營求出入管莊收課

却乃需索有司夫馬張打旗號擅作威福羅織害民

重科厚斂靡所不至 王處深宮無緣得知所以然

者由各 藩近來玩視 祖訓私收闈人徧滿宮

闈各求覓利是以出外生事擾害軍民招納投獻恬

不知畏且其第宅墳塋之類務極華侈僭踰典制依

憑城社莫敢誰何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各撫按轉

行長史司啓 王知會嚴加禁革內使人等恪遵

祖訓一應錢糧止令屯老旗甲人役催辦不許擅自

出外擾民仍通行各 王府將見在內官內使盡數

清查凡不係照例 奏討不由內監撥給者一一革

退仍嚴私割之律并第宅墳塋違 制蓋造者通行

釐正敢有抗違者巡按御史查叅長史司官一體治

罪 凡此九者或議勸捐祿糧或議查革冒襲或

議清府第正樂工無非以義 御親之意或議分封

或議祿糧或議名封婚禮無非以 恩厚親之意至

於定祭物禁內使又無非恤民衛親之意皆處 宗

藩至切要者所以廣條例之未行而濟一時權宜之計耳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上 請蚤賜施行其於宗藩未必無小補矣此外有為 國家經久計者議論不一有謂 郡王以下宜定限子女襲封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者有謂奉國將軍以下宜卽節其祿秩者有謂 親王傳制袒免以外萬一有乏嗣者止許親支各以本爵承管府事不得繼封者有謂 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 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有謂 宗室既有限制不許請封則不宜困之一城使得畢力民賈其有才識超

邁者悉照

祖訓許其肄業所在儒學以取科目

仍照

親王仕格不得授以京秩有違犯者一體糾

劾此則事關重大

臣等至愚極陋何敢輒陳意見惟

願

廟堂之上主張擘畫

特降

手勅廣集公論

定爲經久遠大之計上請

宸斷施行實

宗社

生民無疆之福也

臣等無任惓惓

隆慶二年七月初九日

遵成憲守明旨以慎藩封疏

殷士儆

先該_臣等因 肅府延長等王真境等奏稱乞將輔國將軍管理府事縉熾 賜復親藩爵統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_臣等謹遵 世宗皇帝欽定

條例及 先帝 皇上兩次不准繼襲 明旨

看議明白覆請 聖明堅賜 宸斷不准繼襲仍

乞 勅諭縉熾以後勿得再行瀆奏等因本月初六

日恭接 聖旨極邊重地必須用王鎮護縉熾還

准襲王仍支輔國祿欽此_臣等聞 命自 天不勝

驚愕汗流措身無地竊惟 朝廷所以布大信而萬

世治安者有成憲之當遵也海內所以守大分而人心寧帖者有明旨之可守也宗藩條例一書乃先皇帝念天下民窮財盡而宗室日繁力不能支特命會集在廷羣議勒成此書以抑冒濫親王故絕非親弟親姪不許繼襲之令實居其首非萬世所當遵之成憲乎及肅府縉熿奏請襲封本部議以為懷王堂叔似非應繼人數始則奉先帝宸斷不許相繼繼則奉皇上聖斷不准繼襲二聖成命赫然如一豈非萬世所當守之明旨乎本部所以遵奉而抑諸藩之冒濫者此成

憲也此明旨也各藩所以帖然不敢萌覬覦之邪念者此成憲也此明旨也今縉熿蔑成憲玩明旨肆然屢瀆天聽若復蒙賜以王爵則將來各宗效尤紛紛奏擾不已凡欽定條例俱不足遵凡奉過明旨俱不足守人人欲行其私事事欲更其制豈聖世之所宜有哉且皇上止念其極邊重地必須王鎮護偶未思及前項關係耳今臣等考之肅府始封甘州委係極邊今已移在蘭州腹裏並非極邊之地况肅府諸郡王見有數人於其中選擇賢者一人管理府事自足鎮護何必更條

例而變 明旨乎伏望 皇上特念 先帝欽
定條例所當遵 二聖兩次 明旨所當守堅持
定命仍前不准繼襲則 朝廷法制畫一而各藩窺
伺不萌民力可節治安可期 宗社生民幸甚臣
等幸甚若或 聖意念其邊遠必欲王爵鎮護亦
望 俯念 成命至重封爵至重 勅下在廷諸臣
會議停妥具疏上 聞務使 成命不違 聖意
勿失庶 朝廷大信可全 宗藩大分不越將來法
制尚可行於天下也 臣等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隆慶四年十月初七日

請裁定宗藩事例疏

張居正

先該_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 大明會典節奉 勅
諭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經常
之典昭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間_臣等看得
各衙門事例惟禮曹為繁 國家典章亦惟禮制為
重乃屬纂修官先將禮曹纂完送副總裁官看改然
後呈送_臣等刪潤近該副總裁禮部尚書潘晟等將
各官所纂禮曹事例參互考訂呈稿到閣_臣等仔細
參詳 國家典禮如儀制秩祀等項皆出 祖宗
列聖睿思親定至精極當_臣等不敢妄議但次其年

月刪其重複分類編錄足垂永久惟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爲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旣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推原其意徒以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國家之財力已竭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爲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抵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議擬不定靡所適

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碍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槩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蓋以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詔勅爲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親王故絕旣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必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親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帝孫王孫

之異亦當視其親疎以爲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槩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今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 郡王體亞 親藩乃身後墳價槩從停給此恩卹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 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與 親王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 郡王故絕者其子

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槩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於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序亦事之未妥者也又如 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槩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尚不可以悉

皇明通志卷之六
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見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情悉用此爲準因時救弊似亦未爲太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衷益適宜乃足爲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礙施行欲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奉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爲更定照得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爲名封事奉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女於例已不許請名請封

乃至令改姓易籍發爲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着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勅下禮部遵照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累朝見行事例係關宗藩者悉行裒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聖裁著爲憲令然後開送臣等纂入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

萬曆七年二月十二日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九終

皇朝奏疏類鈔卷之九終

